

困學紀聞

三

困學紀聞卷之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名失其初學記

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

毛公萇為小毛公

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

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

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

云高子齊人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

四八二

紀聞卷三

申公以克為射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

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來之有兼備者有偏

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曰鄭箋幽雅幽

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雅思文臣工噫嘻

豐年戴芟良耜等篇為幽頌亦未知是否也

呂成公云幽雅頌思逸

逸詩篇名若狸首射驪駒

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左傳

之柔矣

左傳

皆有

其辭唯采芻周河水新宮茅鷗

禮周

飛

左傳

鳩

飛

國語

無辭或謂河水沔

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

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

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
絢兮朱父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
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心

驪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閔睢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
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閔睢而
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
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
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
曰閔睢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

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
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
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閔睢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
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
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
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閔睢
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駒虞鹿鳴四詩薛士龍曰閔睢作
皇二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
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篇曰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詠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

紀聞卷三

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宮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來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

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心勿翦言名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贛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

明則近於頌矣

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心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凡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

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

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

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恠李邦直亦謂毛之說

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

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迺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

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茅苴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

切七少

紀開卷三

五

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曰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

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

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

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為虞

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

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子嗟乎騶虞嘆

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

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曰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

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拊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東坡志林

紀聞卷三

一

無衣非羨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尔及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

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心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

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尤名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

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汝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汝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

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鄩之亡由叔妘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

四百三十一

紀開卷三

七

齊

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曰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曼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子繫好晨風忝離而慈父咸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哀讀慕我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喪鳴而兄弟同食可謂

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麴
世和伯弟栢迂仲品成此可為學詩之漢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

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

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

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

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

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開睢刺時作諷也呂元

陳古以諷非謂三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蠶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

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三

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

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三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

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

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

杞楨枸櫞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

薺荼藜陸草也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

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

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

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鄠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

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或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諸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邾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

五百五

紀聞卷三

九

在

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之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之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厥父之後為厥

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
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寺人孟子作
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
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二昊天無不克華言天
之終定也由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
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
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

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
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脩身以
俟命而已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
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尔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問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
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二先諫誅羸運使李
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保陳業隳昭圖嬰甌唐鼎移詩曰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
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無車改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心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

州鄭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宣王時非鄭地小雅

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比伐十月之交

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

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

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

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劄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

紀聞卷三

十一

明

劇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

曆家曰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

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

月為陽月朱文公後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議

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

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澹灘申曆有二年

之差後之筭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

術推之亦已踈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心謂四月

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

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枘元老克杜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鷓鴣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蒯彼甫田蒯卓也尔雅釋詁蒯大也郭璞注云蒯義未聞

紀聞卷三

十二

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呂氏春秋謂堯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堯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心于藩豈一第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荇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叔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惟禹敷

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汭坻之即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此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墮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

四十一

紀聞卷三

十三

章

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嚴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瓦二椽樸薪之禱之濟二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泛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

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
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
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
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
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
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禮記孔子闢居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

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
案鄭志

注禮在先
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

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歟父皇父程

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高

五五 紀聞卷三 十四 子

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
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

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

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臧廢羗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

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

戎破之轉予于恆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

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

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高之弗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二宗周有寢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跡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允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

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執我仇二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慙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曹侯多藏貪墨之臣為姦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親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群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曰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軍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忘殷王受又曰冝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心知其所以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韃子於菁菁者莪屑二訓釋蓋

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攷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魏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經注水燕比燕國愚謂詩云奄受比國肅說為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李氏以為同州鄠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鄠陽亭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

滴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既猶可以為萬世法

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謚唐幾
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
傳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

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
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思

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
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
音十八 紀聞卷三 十七

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
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

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

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
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

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
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逆豫為也此揚雄所謂

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
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

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對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對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女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氏傳牟麥也鄭莠赤烏以牟麥俱未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忌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傲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閼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

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宗詩蓋用
韓詩說也攷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
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
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
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
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
詩時毛詩未行也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焉
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
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
子已辯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

五二

紀開卷三

一九

太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昭南穆比合食於太祖禘則祖
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曰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
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
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
也

隰有萋斐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
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
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
南山柝白石欄者是也

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苞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烈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唐隸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粦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

四

紀聞卷三

二十

子

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充反類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霄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千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成申其薦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二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克超叛鑒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怖焉

敬之群臣進或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或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

四十一
義

紀聞卷三

二十一

王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脩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心草

木蟲魚也

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二之睢摯有別也啣二之鹿食相呼也
德如鴈鳩言均壹也德如羔羊取純絜也仁如騶虞不嗜殺
也鴛鴦在梁得所心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康陽之候也
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柝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
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
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慕我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
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
其下維穀羨必有惡也周原隰二董荼如飴惡可為羨也黍
以為稷心矜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二女章
著也皎二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捥芳馨之辱也

焉得諛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柞械斯拔侯薪戾蒸盛衰
之象也鳳皇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
采芣采芣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自賜商
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鵙鵙烝
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
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攷其言采
采卷耳鴈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
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

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解顯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跡陸機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師喪隱見釋文序錄隋志太師求及劉炫注古

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大叙求而不攷序

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

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灾曰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求之際為革命卯酉之

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

也求大明也大明在求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

交篇郎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

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

策包義罔咎之章葛天之八闕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

紀大論鬼史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察廓肇基化

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摠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

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二化二品

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脩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攷迅作六說

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群臣

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鬪百草臨春樂小年子

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白頭吟并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誥鐘之樂案博古圖有宋公成誥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心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絀至

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質不顯之德也及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攷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陳釋曰陳隴也群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陳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陳夏鄭氏注陳之言戒也以陳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陳為節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頹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頹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攷之其文多異得此蠶龜為蟾蟪碩大且嬌為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備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二為慄七到伐鼓淵二為

馨中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誣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剛田

興雨祁二兩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兩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過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心義王肅云大屋室綢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二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

遠二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

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

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注異如此詩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

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及身

衛武公有警曰慎尔出話敬尔威儀無不柔嘉吉之君子剛中

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

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括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

四星 紀聞卷三 二十六

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敗章必曰俾尔弥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

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於晉為

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疆矣

觀駟驥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

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

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

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偕禮矣夫子以

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魯請王章習以為

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豳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心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徵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國學紀聞卷之三

